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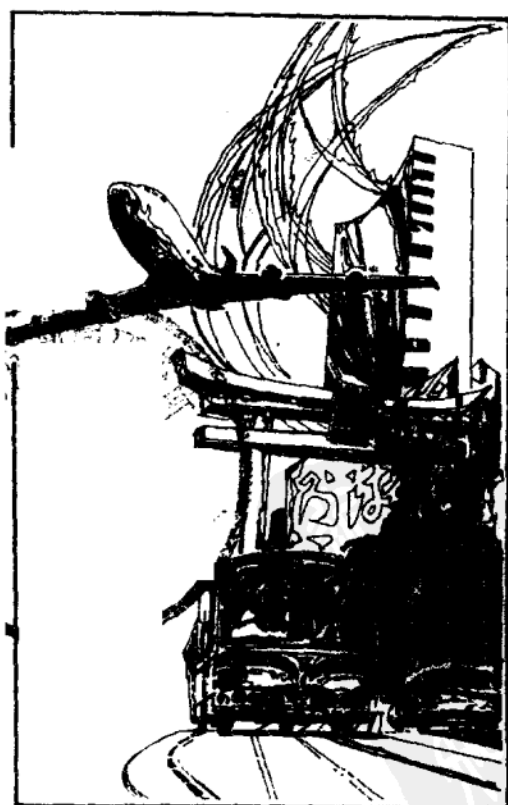
日本推理小说选

群众出版社

45

日本推理小说选

〔日〕松本清张 森村诚一 等著
吴树文 文 朴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PDF

封面设计、插图：秦 龙

日本推理小说选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6千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70000册 定价：0.63元

內 容 簡 介

日本的推理小说由来已久，近年更是盛极一时。所谓推理小说，就是以运用逻辑推理进行侦察破案为内容的小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侦探小说。本书选编了《奇特的被告》等六篇短篇推理小说介绍给读者，可以对日本推理小说有个一般的了解。这几篇推理小说的作者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等人，在日本都颇负盛名。他们的作品富于真实感，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敢于触及和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腐朽现象，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这些作品所描述的侦察破案过程，一般善于运用逻辑推理，重视调查研究，但也有为了追求内容的惊险离奇，而故弄玄虚之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注意加以鉴别。



目 录

残酷的视野·····	(1)
敦厚的诈骗犯·····	(39)
奇特的被告·····	(71)
隐私知道得过多的人·····	(112)
鸽子的眼睛·····	(148)
现场的陈述·····	(181)



残酷的视野

森村诚一著 吴树文译

—

志贺邦枝又象平时一样搞起“窗内消遣”了。这种消遣方法是她从电影《窗内》得到启发后才玩起来的——志贺邦枝狠了狠心用奖金买了一架高倍数的双筒望远镜，通过这架望远镜，她可以从座落在高地上的公寓里，将眼下的一切一览无遗：

邦枝的房间在公寓的九楼。这幢公寓是某不动产公司经营的，从新宿坐火车，四十分钟左右可以到达。公寓地处私营铁路沿线，又是建筑在高地上，加上房间的位置也很高，所以凭窗眺望，无所遮挡。房间虽小，但设备一应俱全，而且离车站只须一分钟的时间，十分便利。

房钱是偏高了些，但邦枝贪图其便利和眺望甚好，还是住了下来。

邦枝在新宿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里当电话接线员。这家百货公司给电话接线员顺次编上号码，邦枝是三号，也就是说，她紧接在接线室的副室长之后。

能在五十个接线员中名列三号，当然要进入最老资格的了。不过有趣的是，从一号至十号的十个接线员，位置

基本不变。从年龄上来讲，也是三十八岁的室长名列第一，下面是过了三十岁或过了二十五岁的老小姐。邦枝也是老小姐，今年三十二岁。

十号以下的接线员大多是不到二十五岁的年轻女子，她们做了两三年接线员后，会因为结婚、恋爱以及其他事情而更换交替。留下来的当然就名列前茅了。

这名列前茅的十个人几乎都不曾结过婚，好象都是由于当了职业妇女因而在工作中错过了青春，现在也就只得如此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了。

五十个妇女组成的工作场所就好象是一座“猴山”。在室长这只猴王下面，形成了几个派系，相互之间不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以这前面的十个人为中心，分别形成了一个势力范围，她们下面总隶属着自己的几名“小猴”。

最近，室长因家中的事情决定辞职，改组派系的势力争夺一下子白热化起来。要是顺着原来的坐次依次晋升，当然还不至于发生如此的恶战。但是往往随同室长的交替，上面这十个人的坐次也会发生交错。

室长的位置当由副室长递补，但副室长的位置却不一定非第三把交椅的邦枝莫属。新的代副室长的产生决定于原副室长的意见以及接线室全体人员的势力分布情况。对于这种现象，公司方面也是鞭长莫及，没法置喙。

邦枝原来就与副室长不合，是属于室长派中的头目一级人物。邦枝紧跟室长，暗中觊觎着室长这把交椅，不料室长辞职的时候，竟丝毫没有替邦枝美言一番。

新室长在选择副室长时跳过了三号邦枝，指名由四号初

见芳子担任，全体接线员也支持初见芳子越级晋升。

邦枝顿时失去了势力，由于她在内部倾轧中是个失败者，属下的“小猴”都离她而去。邦枝虽然仍坐着第三把交椅，但自从被四号超越后，她的威信扫地。甚至连新进来的年轻接线员都不把邦枝放在眼里。

于是邦枝从前几天开始就足不出户，也不去上班了。不巧（也许应该说恰巧吧）在这时，邦枝身体欠佳，大概是受了点风寒，她低热不退。

邦枝整天关在家中，唯一使她感到慰藉的就是那架望远镜，她没有恋人也没有任何嗜好，工作也没能激起她丝毫的热情以填补她空虚的心灵。由于没有可以倾注情感的对象，邦枝从高高的房间里俯视人间，一派和平景象使她产生一种妒忌感。为了窥视千家万户安宁生活的内幕，邦枝买了这架望远镜。现在，望远镜已经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了。

靠着这架望远镜，邦枝现在人不知鬼不觉地几乎掌握了视野范围以内的一切人的生活情况。A家的周末晚餐的菜单；B家的主人何时去上班，何时下班回家；C家可能是某人的小老婆，主人总在星期一和星期四的晚上来；住在D公司单人宿舍里的人正在暗中窥测着C家的情况；同样，通过出现在高倍放大棱镜上的映像，邦枝进而掌握了E家、F家、G家等视野以内的人们的个人秘密。

这一点会触发起邦枝的优越感，成了她的生活内容。邦枝在工作岗位上的派系斗争中是个失败者，没有工作缠身之后，“窗内消遣”成了她唯一的生活目的。

二

二月初的某一天，时近夜里十二点了，邦枝用望远镜观察着自己的“领土”，只要棱镜的倍率所及，人们在镜下的生活情况，邦枝大体上都一目了然。

邦枝的“领土”在平安无事中结束了一天的生涯，行将安睡。万家灯火已经熄灭，窗户也关上了。

有一家人家的窗帘背后还朦朦胧胧地映照出粉红色的灯影，那当是新婚家庭。邦枝的望远镜没法侵入其间，而窗帘彼侧恼人的甜蜜世界又使邦枝不能平静，煽起了她莫名其妙的妒忌感。

“我也该去睡了。”

和新婚不同，自己唯有独自孤眠。也许应该在更年轻一些的时候就去物色对象，然而成天和清一色的女子共事，失去了与异性交往的机会，所以对结婚也就变得缺乏信心了。掌握了一些专门技能，有了一定的经济力量，也就没有必要再去仰仗男人了。

事至如今，邦枝对于物色对象更是心灰意懒，难以启口。

“对我来说，有了你，我就心满意足了。你是决不会背叛我的，你会永远听我的命令而行动的。”

邦枝抚摸着望远镜，感触到了硬质的无机体，这使突然涌上心头的凄凉寂寞得到了慰藉。恰好在这个时候，一列下行的电车滑进了窗前车站的站台。

那些居处离车站还有一段路程的人们，为了确保自己能

找到出租汽车，随着电车的车门一打开就飞了出去，他们两级一蹦、三级一跳地奔上台阶，展开了抢夺出租汽车的激烈竞争。跟在后面的其他乘客也都急匆匆地快步向检票口走去。

“每天每日，他们就在这种到公司上班、从公司下班中度过，天天如此哪。”

照此看来，邦枝自己从高中毕业进入百货公司后，也已经虚度了十几年毫无意义的岁月。

邦枝擅自缺勤以来，今天是第三天了。公司方面竟没有一句话传过来，邦枝当然揣测得出公司方面的意思，这种默不作声就是表示并不需要邦枝了。这也是公司对邦枝——一个牺牲了青春替它干了十几年活的人所付出的酬劳吧。与其使用一个月薪比较高、被榨干了油水的妇女，公司方面更愿意雇用一些工资低的妙龄女郎。

公司一语不发，这使邦枝越发懊恼。然而，当邦枝从温暖的屋内望见为了回家而拚命去抢夺出租汽车的可怜的“工蜂”们，她心里多少有点觉得多亏公司把自己排斥在外。

“那种生活，我再也不想过了。”

服务了这么些年月，看来退職金相当可观吧。邦枝探索起今后依靠退職金生活的“自己的人生”。

电车开走了，乘客们也基本上都散了。骚乱了一阵的站台又回复原状，夜阑人静，寒气凛冽。

“喂哟，那里还留有一个人哪！”

邦枝看到一个人影在站台的一端徘徊，她拿起望远镜看过去，那是一个中年男子，他大概喝了不少酒，脚步蹒跚。

“喂哟喂哟，他睡在站台上哪！”

醉汉摇晃了几步，然后横下身子在站台上躺成个“大”

字。

从站台中部跑过来一个站务员，站务员走到醉汉身旁拉着他站起来。

“睡在这种地方可不行。”站务员大概是说了这一类的话吧。醉汉却好象为此而不停地骂着一些什么话。站务员便用肩膀支着醉汉，把他驮到站台当中的一张长凳子上。

“喏，你在这里稍稍休息一下就回家去吧。你家里的亲人不放心呢。”看站务员的样子，显然是在说这样一些话。而醉汉拚命地点头不已，还挥动着手，好象在说：

“知道了，知道了。你放心去吧。”

“还有电车要来，你要多加小心哪。”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完哪！”

反映在望远镜里的景象好象在作着这种交谈。站务员让醉汉坐到长凳上后，便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一路上还不时回过头来不安地望望醉汉。他大概还有其它的事情要办，当然不可能专门守着一个醉汉。

站务员走进办公室后，醉汉离开长凳站起来，又步履蹒跚地在站台上踉跄了。这一次他似乎要从站台的尽头跌到铺着的路轨上去了。

“危险哪！”邦枝提心吊胆地盯着醉汉，这时，从长凳后面站出来另一个人影。

“哟，还有一个人留在这种地方哪。”邦枝矫正望远镜的焦距，把镜头对准这新进入视野的人。这个人方才正处在镜头的死角线上，所以看不到。

新出现的人影朝四下望了望，然后向醉汉靠过去。正在这个时候，远方的夜幕中传来了特快电车开来的信号。这个

车站，特快电车是不停的。

“特快电车要来了，所以这个人是想提醒醉汉留神吧。”邦枝聚精会神地望着。

那个人影根本不知道邦枝在观察，他的行动与邦枝的想法完全相反。只见他奔到醉汉身旁，让人感到他是在护理着醉汉似地一起向站台的端头走去，突然，他将醉汉用力推了出去。本来就站不稳的醉汉受到这存心的一击怎么受得了，便朝铁轨上倒下去。

醉汉好象摔得够呛，不断地挣扎着，但他爬不起来。

推醉汉落轨的罪犯看清楚这个状况后，便从站台的另一侧跳下逃走了。

“大事不好了哪。”隔着玻璃窗看到这种情景，邦枝大吃一惊，她慌忙推开窗子。也许是这种动作引起了反响，逃跑着的罪犯竟回过头来了。邦枝更加着慌了，马上将打开的窗关上，拉上窗帘，关上了灯。

特快电车鸣着笛从远处开来，响起了刺耳的紧急刹车声。大概是为了救一条人命想狠命刹住电车的加速度，铁轨和车轮间火花迸溅。

邦枝不由得两手塞耳，闭上了眼睛，紧急刹车声透过关着的窗子传入邦枝的耳膜，仿佛是醉汉被辗的惨叫声。邦枝紧塞耳朵也没法阻止这声音的侵入。

三

事情的概要是这样的：

被告根岸正人（二十七岁）是电气铁道公司天神园站

的站务员，他担任的工作是引导乘客、接受乘客的问讯、安排好乘客的出入、防止乘客发生事故等。昭和四十×年^①二月二日午夜十一时五十分左右，一列四节车厢的普通下行电车到达此站，从最后一节车厢里下来一位名叫大泉武男（三十二岁）的乘客，这位乘客在站台上步履蹒跚地踟蹰着。被告发现这一情况后便扶着这乘客到长凳上坐下，并问过乘客：“不碍事吧？”乘客回答说：“没事。”于是被告把乘客留在长凳上，自己回办公室去了。

但是被告回办公室以后，乘客又到站台上徘徊起来，由于乘客自己失足，从站台落到了铁轨上，这时恰好有一列下行的特快电车通过，遂被轧死。特快电车的司机发现铁轨上有障碍物马上紧急刹车，但已经来不及了。

死者大泉武男在日本桥M信托银行工作，住在天神园的某住宅区，家中有妻子和一个孩子。那天夜里，他去参加了欢送朋友转到关西支店去工作的欢送会，会后，他又到新宿去喝酒，醉得相当厉害。

警察逮捕了把大泉武男带到长凳上去的根岸正人，因为根岸犯有因工作疏忽而造成死亡事故的嫌疑。担任审讯的检察官追究根岸在工作上犯有过失的责任，对此案提出起诉：

“一个站务员，在其当班的时候，一旦发现旅客中有人醉得走路也走不稳时，他不仅负有这样的义务：防止被车辆撞击、防止跌落到铁轨上去、防止在车站区域内发生其他的危险，以及有义务将该乘客引入安全场所。当站务员发现喝醉的乘客在站台上步履蹒跚地踟蹰后，光把醉汉带到长凳

^① 昭和四十年是一九六五年。

上，自己便回办公室去做其他的事情，很难认为这是将醉汉引到了安全场所，从而不能说是尽到了职责。”

此外，据第三者的检举，被告根岸正人和死者的妻子大泉和子有暧昧关系。

检察官就这件事重新严厉地审讯了根岸。结果被告承认，由于两家人家住得相近，他和死者的妻子互相认识，并结下了两年多的暧昧关系。但是被告声明，自己并没有因为与死者妻子行为不端而想把死者怎么样的想法。

据检举，随着关系的日益密切，他俩胆子就越来越大，甚至趁死者上班和孩子去学校、幼儿园的时候，就在家中私通。从这一检举情况来推测，检举者当是附近一带的人，他常看到被告偷偷地在死者家中出出进进。

尽管根岸提出申诉，表示检举失实。但他的嫌疑顿时加重了。根岸扶持死者的时候，谁也不曾看到，一切只是依据根岸自己的陈述。

“根岸会不会装作照顾死者的样子，却把死者推入恰好开来的电车下面去呢？”甚至出现了这种推测。

倒霉的是，根岸重又回去的那间办公室就在站台上，而当时没有任何人在场，所以也就没有人替根岸作证：早在死者由站台落到路轨上之前，根岸已经回办公室了。

再说，即使有人这么出来作证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也可以有这样一种讲法：

“即使推下站台是在电车来到之前，由于死者已经喝醉，他跌下时发现危险，但也无法支撑起来，只得扒在铁轨上，完全有这种可能性。”

根岸正人所处的地位愈来愈不利，形势如此发展下去，

事故的性质将从工作上的过失转为蓄意杀人了。

四

“胡扯。”志贺邦枝看着报纸有所不平。

“这人不是罪犯呀，推人落轨的是另一个人嘛。”可是知道事实真相的大概唯有邦枝一个人。

“怎么办好呢？”邦枝不知所措了。她想，事情与自己毫不相干，听之任之算了。蒙上杀人嫌疑犯罪名的站务员也不是个好家伙，他与有夫之妇勾搭。

虽说事出偶然，那个女人的丈夫被电车轧死牵涉到站务员身上，使他蒙受罪犯的嫌疑，但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报应。

“活该。”邦枝心里在嘀咕。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明明了解罪犯是另一个人，自己却噤口不言，这使邦枝感到自己在犯罪。而且如此默不作声又使邦枝产生一种不安心理，好象罪犯一直在盯着自己。

出事那天夜里，吃惊不小的邦枝开了窗又关了窗，正在潜逃的罪犯也许察觉到了这一情况吧，他曾回过头来。光是开关窗户到还罢了，可是邦枝接着就拉上了窗帘、关上了电灯。

罪犯一定感到自己的罪行被邦枝看见了。要是罪犯为确保自己的安全着想，他势必要来堵住邦枝的口吧。因为罪犯正在庆幸有根岸在为自己当替身呢。

如果邦枝在这种时候说出了事情真相，罪犯好不容易获得的安全保障就要彻底崩溃了。

但邦枝只是目睹了事件的经过，她并不知道罪犯的底

细。罪犯也不见得会了解邦枝是“窗内消遣”迷，不会知道她借助望远镜的功能已经看清了他的相貌。

对罪犯来说，尽管被邦枝看到事实真相是一大憾事，但还不至于有直接的危险。只要罪犯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他大概还不会马上把邦枝怎么样的。

这以后，邦枝便没去公司上过班。到了第五天，公司只好发出了询问，但邦枝也以“身体欠佳暂时请假”作答。

邦枝的缺勤理由倒并非胡说。低热依然未退，感到身体很不好受。由于说不上有什么可延医就治的症状，邦枝也就听之任之，但是身体不适，她动都懒得动。邦枝不想带着这种身体到充满了轻视和嘲笑的话务接线室去上班。

越是不去上班也就越懒，后来邦枝开始盘算退出公司，打算靠着失业保险金和退职津贴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邦枝不愿意在这种时候卷进杀人事件中去。平时除了去超级市场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外，邦枝就象牡蛎似地紧闭在自己屋里。

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罪犯那张在望远镜中出现的脸也愈来愈清晰鲜明地映现在邦枝的眼前。罪犯天天晚上来到邦枝的梦里，这个从站台上推人落轨的凶手似乎在抹邦枝的喉咙。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看见！”

可是任凭邦枝怎么申辩，罪犯却冷笑着说：

“只要你活着一天，我就一天不能安睡。”

抹在喉咙口的手越发用力了。

“我，我什么也不说嘛。我向你保证，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

“女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死了才可以相信。”

罪犯愈抹愈紧，邦枝听到了自己喉管处的软骨碎裂的响声，她猛然一惊睁开眼来，常常是浑身汗淋淋的，简直可以绞出水来。

“这是低热造成的。”邦枝虽然认定是这么回事，但她没法把罪犯的形象从眼前拂去。

邦枝的不安情绪有增无减。最使她感到可怕的还在于对方知道自己的住处，可是自己除了对方的脸相之外，对他的底细毫无所知。事至如今，即使逃跑也为时过晚了。

凭着窗户位置的所在，罪犯对邦枝也许早就一清二楚了。眼下即使逃离这儿，罪犯也要追来的。不，逃跑这种下策也许会使对方提高警惕，触发对方凶狠的杀意。

不管怎么说，还是躲在自己的窠中一步不离开为妙。不过，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自己一无所知，这使她感到不寒而栗。罪犯的脸总有些眼熟，但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难道罪犯是住在附近一带的？或者是……，邦枝可不想为了弄清这一点而外出。

于是，邦枝足不出户，心里在琢磨找到罪犯的办法。

五

二月二十×日夜里十一点钟左右，天神园车站附近的商业区发生了火灾，恰好北风劲吹，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有关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根据这一情况，叫来了消防队。救火车、救护车、化学车等等都出动了，现场一带火光冲天。